



金川圣女

〔台湾〕
云中岳 著

上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blue background with white line art depicting a hand holding a sword. The hand is positioned in the upper left, with the sword pointing downwards. The background is filled with abstract, flowing white lines that suggest movement or a landscape. There are two rectangular areas of brown paper on the cover: one in the top left corner and another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A white rectangular label is located at the top center. The title and author information are enclosed in a black rectangular frame on the right side.

金門圣女

台灣
云中岳著

内容提要

武功奇绝的王若愚，由于邻村郑家祖传庐山胜境图（四张之被盗灭门，为免干连，乃外出寻图缉凶，途中撞入风暴中心——各有藏宝图的神力金刚吕无量。吕为七雄截获押往崂山，王若愚追得知吕藏在老家的乃是丁图，并非丙图，大失所望，便放走了吕

吕无量逃走之后，王若愚反成了夺图挖宝的神龙会、黑龙会、组织和各路豪雄寻找的目标、荡妇妖女追逐的对象，特别是遭到雷电剑公子、穷家三友和西城炼气士的攻击，多次遭算被擒。

为亿万财宝所迷，两会一门群雄各怀鬼胎，皆欲据图找出财宝择手段，歼除异己，直到爆发大规模血腥搏杀；由于武林高手潜入黑道名宿百了呆婆、无我瘟神以及金门圣女的帮助，终于使王若愚用矛盾，击破两会一门组织拨开云雾，追出宝图，缉获凶手。

小说突出描写了凝真观观主金门圣女这个复杂人物，她媚骨分；善恶交差，人鬼时变，令人难以捉摸。而正是在她的帮助下，脱险，才能缉凶成功。而金门圣女却是唯一不为藏宝图而介入这人。全书故事迂回变幻、层层悬疑，读来令人心摇神夺，废寝忘

自序

一九六〇年代，台湾与香港的武侠小说，自式微递逝断层期，奋然蜕变以新面目崛起。正当跃然茁壮期间，文坛随即出现不同的声音。批评与赞誉各趋极端，因而掀起所谓武侠小说论战风潮。当时，似乎真正执笔的武侠小说作者诸先过，并没积极挺身而出，为自己的作品辩护，默默地为这片园地耕耘。

笔者当年枵腹从公，与文坛并无渊源，意识中仅感觉出，反对与批评的声浪中，某些人士似乎曾以文坛大师胡适先生，对武侠小说几句讽刺性的话作蓝本，口诛笔伐作了极为严苛的批判，似欠公允。

笔者读史囫圇吞枣，不甚求解。但对古春秋游侠，颇心向往之，太史公并没摒弃这些侠而为之立传。这些渊源于墨家的游侠豪客历史，一度曾经光芒万丈，比东方日本的武士早一千年；比西方的剑客早两千年；比美洲的西部英雄早三千年；源远流长，任由他们淹没在变化有如沧海桑田的历史洪流中，实在有点可惜。

无可讳言，历史无情，适者生存。这一阶级的豪客们，不得不接受自然发展率的无情淘汰，自晚唐以降，便已日渐式微，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终极则变；明清两代，又复以多彩多姿的面目出现，可惜已非本来面目，蜕变为品流复杂的三

教九流江湖人士，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但笔者仍然相信，其中仍有一些人，依然保持有古春秋豪侠的精神与风骨，默默地存在于市井中，受到市井小民的尊敬，甚至崇拜。

小说有千百种，良窳互见各有千秋，好坏都有其存在的环境背景，问题是读者能否明智地抉择取舍。往昔男不许看《水浒》，女不许看《西厢》，避免败坏人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回，读者有权欣赏与探索哪些作品值得品味。因此，武侠小说论战，触动笔者内心深处，对古春秋豪侠的向往情怀，觉得该写下一些逝去了的脉络与传承，供读者于茶余饭后，意念飞驰在遥远的岁月涓流中，舒解因生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

写作动机十分单纯，念生意动想到就写，乘一枝秃笔，写下一系列自认为主题不算歧异的作品。此期间，幸而苛责的声音，并不比谬赞的声浪高，聊可告慰，十分感谢读者的支持与鼓励，让作品得以流传。

笔者的作品散处海内外刊行，自小短篇至百万字长篇，先后在报章杂志刊载，显得杂乱无章，以致伪书充斥坊间，读者与笔者同蒙其害，确有整理统筹发行的必要。

承蒙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诸君抬爱，慨允以云中岳新武侠小说全集名义，作有系统地发行，深感荣幸。今后，读者将不再受伪书所愚弄，可窥云中岳作品全貌。特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诸君，鼎力支持全集发行的盛情，致上衷诚谢忱。

一九九二、十、二十日

云中岳

于台湾台中市

目 录

一	群雄毕集	1
二	陷入漩涡	26
三	击败电剑	51
四	鬼怪杀手	75
五	群芳斗艳	98
六	螳螂捕蝉	122
七	虎困凤擒	144
八	义释金刚	169
九	黑衣刺客	193
十	灵飞姹女	218
十一	力闯妖窟	246
十二	夜探九幽	267
十三	若愚探微	293
十四	鬼王挨揍	318
十五	双龙相搏	339
十六	防不胜防	360
十七	卿云讨药	385
十八	明保暗护	411
十九	众矢之的	435
二十	瞒天过海	458
二十一	虎啸显威	484
二十二	神龙昼现	509

二十三	柳堤情浓	533
二十四	铲除异己	558
二十五	善心恶报	579
二十六	围困分袭	602
二十七	群雄迭争	626
二十八	混身魔窟	648
二十九	九幽计穷	671
三十	挥洒自如	695
三十一	圣女如愿	716
三十二	真相大白	741

一 群雄毕集

申牌末，河北岸大茅镇驶来的渡船，缓缓靠上了上河岸码头，旅客纷纷拾掇准备下船。

这是今天最后一班渡船，船上旅客不多。陕州这一段河面，水势汹涌、浊浪滔滔，渡船往返一趟，需一个时辰，申牌以后，连大河航行的船只，也将早早靠岸，以策安全，不能冒险航行了。

下游三十里，便是天下闻名的砥柱山天险。

最先下船的，是六名威风凛凛的骑士，各自牵了雄骏的坐骑，似乎一个比一个骠悍，佩带了刀剑百宝囊，鞍后有旅行马包，一看便知是长途旅客，而且是同伴。幸好不像是中条山出来的穷强盗，他们那一身青绸骑装颇为出色，气概不凡，神气万分，穷强盗哪能比。

最后下船的两个旅客，牵的却是口外蒙古青马，高有四尺半，已经是颇为出色的口外马了。

两骑士不穿骑装，穿宽大的青直裰，怀中鼓鼓地，里面显然有盛物的怀袋。百宝囊是大型的，下面另设带加系在皮护腰上。

前一位骑士，佩了一把普普通通的单刀。

在河南、山西、陕西一带山区行走的旅客，携带兵刃防

身是合法的，山区有不少强盗、蠢贼、逃犯等出没，有兵刃至少可以壮壮胆。

但真要碰上稍大的盗群，带了兵刃反而容易送命。

所以，最后一名骑士，身上就不曾带兵刃，甚至连工用具的小刀也不带，只有一根柳枝当马鞭。身上没带有武器，不至于被小强盗见面便砍一刀。

二十余名旅客，加上十余匹坐骑，鱼贯进入码头的管制棚门，由大阳关派来的巡捕，一一查验路引放行，通常不会受到留难。

陕州有两处渡头，上游叫大阳渡，下游叫茅津渡。北行至山西的大阳渡，设有查验站，须先一天在州衙申请出境路引，在查验站加盖出境查验关防。外地的过境旅客，则直接到渡头查验站查验放行。

从山西南入河南的旅客，则在北岸的茅城镇渡头查验站接受查验。河两岸，没有路引的人，根本上不了渡船，下船同样需接受盘查。

有些人一辈子，也没离开过所居住的州县百里以外，因为申请路引非常麻烦，而且花费也不少。

两名巡捕和两名乡勇，逐一查验旅客的路引。最后轮到两名骑士，巡捕锐利的目光，不住在两人身上转，似乎要找出某些犯罪者的特征来。

巡捕打量着第一位佩刀骑士的路引，眉头皱得紧紧地。路引的纸张，品质本来就差，面积也不大，却盖满了各式各样的查验关防。

穿州过县，重要津梁关卡，都得接受查验盖章，以明来

踪去迹。

长方型的是军方的关防，四方型的是州县衙门关防，圆的是临时检查章……反正盖得愈多，表示所经过的府州县愈多。

“从江西九江到京师，再从山西河南绕回去。”巡捕锐利的目光，狠盯着风尘满面的骑士：“整个江山你绕了一圈，这干什么？”

“呵呵！生来命苦呀！”骑士大笑：“得了人家几个钱，就得披星戴月辛苦两条腿。上京师护送一位告老致仕的官员，把他一门老小送回解州，沿途总算有惊无险，留得性命回江西，已经不错了”

“你还没到达地头呢？说不错是不是说早了些？”巡捕将路引递回，话中带刺：“你是保镖的？”

“是，也不是。”骑士收妥路引信口答。

“怎么说？”

“大江的水路镖局，通常管江不管河，哪敢派人远走京师？所以只能通过私人情商，请人还人情债。所以，请我们跑一趟。现在事了一身轻，回程如果出了事，那是私人的恩怨，幸与不幸，得看老天爷是否保佑啦！这一位。”骑士伸手指指身后的同伴：“他叫王若愚，意思是笨蛋。我的同伴，年轻鲁莽，很精明强悍，可别让他笨蛋的名字愚弄了。”

“笨蛋请公爷指教。”王若愚笑吟吟地将路引呈上：“算起来，咱们都算是白道人物。贵地如果有什么牛鬼蛇神料理不了，需要咱们帮忙，但请吩咐，呵呵！水里火里咱们义不容辞。”

“去你的！咱们陕州安静得很，哪有什么狗屁牛鬼蛇神需要处理？”巡捕笑骂，不接路引：“今晚在陕州投宿，不能再往东走了，崤山一带不好走，那一带的妖魔鬼怪难缠得很。”

“多谢关照。”王若愚指指前面已上马待发的六骑士：“那几位仁兄之中，就有两位降妖伏魔大菩萨，有他们在前面开道，妖魔鬼怪何足道哉？”

“原来你们跟在风云人物后面，想利用他们挡灾除祸？那不会有好处的，老弟。”巡捕好意地说：“一旦碰上大灾祸，毫无疑问你们也跟着遭殃。好走。”

“再见。”

两人牵了坐骑，向镇口的小街走了。

码头形成一处小市镇，距州城约有四里地。天色尚早，不需急急忙忙赶到州城投宿。

“但愿他们往西走。”王若愚的同伴叫妙刀许远，用带有不安的口吻说：“真要跟在他们后面，很可能会碰上大麻烦。人怕出名猪怕肥；他们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大人物，名号响亮树大招风，一口气咽不下就用刀剑解决，咱们真会殃及池鱼。”

妙刀许远已三十出头，是见过大风大浪的老江湖，知道与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大人物走在一起，可能发生的麻烦事故有多严重。

王若愚年轻力壮，二十三、四岁，也走了几年江湖，见识与经验并不比老江湖差，似乎更有远见。“他们一定东下洛阳。”他用肯定的语气说：“如果往西走关中，该从潼关过河。老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他们十万火急，正好替咱

们开道。”

“可是……”

“咱们明天晚半天动身。他们的马快脚力好，半天，他们可能到了澠池县啦！咱们不急。”

“我是归心似箭呀！”

“欲速则不达，老哥。”王若愚淡淡一笑：“咱们不管闲事，远离是非，应该可以平安到家。”

谈说间，出了镇口。

六骑士早已去远，道上仍可隐约看到缓缓消散的尘埃。五月天炎阳高照，久没下雨，大道积尘三寸，人在上面行走，也会掀起一些尘埃，健马驰过，更是尘埃飞扬，徒步旅客最讨厌马群奔驰而过。

前面半里地，三匹枣骝徐徐向州城小驰。

“咦！”扳鞍上马的王若愚，盯着半里外三骑士的背影讶然轻呼。

“兄弟，怎么啦？”妙刀许远惑然问。

“那三位女骑士。”王若愚用马鞭向前一指。

“哪又怎样？确是女的。”妙刀一笑：“呵呵！你没见过女人骑马？在咱们九江当然很少有女人骑，在大河两岸却司空见惯。”

“前面那位穿了紫色骑装，紫色的轻绸披风。”

“你是说……哦！紫衣仙子？”

“可能的，老哥。”王若愚策马徐行：“武林七女她排名第二，紫衣仙子季秋菊，出道五载名满江湖，剑出鞘冷酷无情。老哥，咱们离开她远一点。”

“唔！对。”妙刀大摇其头：“武林七女七朵花，这朵秋菊傲霜雪。谁要让她看不顺眼，保证大祸临头。也许你不怕她，我怕。”

“我也怕。”王若愚信口说：“被一个女人提着剑叱来叱去，毕竟不是什么愉快的事。她那把紫电剑是武林十大名剑之一，挨上一下可就灾情惨重。老哥，咱们明天下午动身，避免和这些英雄侠女走在同一条路上，可以免祸消灾。”

“好，咱们明天午后再动身。”

他们知道在江湖行走，最好能忍气避祸消灾，远离灾祸之源大吉大利，却没料到应了他们的话：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从陕西东行，官道在崇山峻岭中盘旋，经过不少峡谷，都是所谓车不方轨（车辆不能调头的窄路），步步生险的隘路，经常有强盗劫路。崤山山区，自古以来就是绿林好汉出没的地方。

日影西斜，未牌时分，两人驰入双沟集。这是路旁的一处市集，三六九日中为市，东面三十余里是碛石驿，是这条路上的大市集，也是中途站。

按行程，今晚他们得在碛石驿投宿。

市集已散，集上显得冷冷清清。市场内空荡荡，场侧小街的一家民宅，有一个穿青劲装的人进入，背影一闪即没。

两人策马恰好经过集口，没留意集内的动静，虽则瞥见

劲装人的背影隐没，并没在意，也没看清那人所穿的衣服是劲装。

如果看清，少不了会提高警觉。

他俩不想与风云人物走在一起，延缓半天才动身。如果发现劲装人物在集内逗留，很可能再次停留，让那些人先走。

昨天，他俩在渡头，认识六骑士中的两个，是名动江湖的风云人物。

飞龙剑客凌君豪，当代十大剑客之一，排名坐四望三，一个用剑讲道理的坏剑客。

神刀天殛程永嘉，当代十大风云人物之一，排名第三，使用的宝刀冷焰刀，也是天下名刀之一。这位仁兄年轻气盛，高傲自负，目无余子，一言不合便会拔刀相向，敢杀敢拼，气吞河岳。因此，即使武功比他高明的人，也宁可忍口气，不想和他因些小意气拼老命。

敢拼命的人，名气便会愈来愈响亮。

这两位仁兄，都是目中无人的霸道强梁，因此王若愚与妙刀许远，像避瘟疫一样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宁可延迟行程，以免遭殃。

要让对方看不顺眼，麻烦大了。

远出三四里，后面蹄声震耳，扭头一看，六匹健马正扬尘飞驰，已接近半里左右了。

很不妙，两人刚进入一条隘道口。

峭山山区，有好几条隘道，道旁危崖壁立，路宽仅一丈左右。车辆经过时，只能单向通行，所以称车不方轨，决不

可能调头。

通常车辆到达隘口，必须先听听隘道内是否有声息（隘道不是直辟的，目视困难）。证实隘道内没有声息，便表示对面没有车在内行驶，车夫便大声吆喝，或者敲打器物发声，一面叫喊敲打，一面驶入隘道，直至出了隘道才能停止叫喊敲打。

通常隘道是仅两三里，车辆急驶片刻可过。如果东西双方皆有车辆驶近，看谁先到发声，谁就可以获得先过通行权，相当不便。

在隘道内怎能放马奔驰？这六骑士来势汹汹，显然不曾走过这条路，赶路要紧，不知前面隘道。两人本想勒住坐骑示警，但一看骑士都穿了劲装，看到骑士背系的刀剑，剑穗与刀饰的红布招风，被风吹得急剧飞扬，心中暗惊，怎敢勒马出声示警？

通常武朋友的刀剑，除非是准备与对手相搏，不然很少改系在背上的，平时该佩挂在腰间。系背或者插在腰带上，都是准备动手相搏的先兆。

“快走。”妙刀许远惊呼：“别让他们把咱们撞个人仰马翻。”

蹄声如电，声势汹汹，六匹健马成两路，飞驰而来。

“恐怕还得丢命呢！这些混蛋可恶。”王若愚一面说，一面策马冲出。

马行狭道，有进无退。

“吆……啊……”妙刀一面策马飞驰，一面不住发出叫喊声，以警告东面来的旅客。

后面的六骑士奔驰更急，有人在前面开道，乐得清闲费事，懒得发声助势。

冲出隘口，六匹健马已距身后不足十步了。

王若愚首先向左驰入荒野。跟随在后的妙刀，已惊怒交加，脸色发青。

目送六骑士远去，两人恨恨地咒骂。

“咱们碰上的人，一批比一批强悍。”妙刀许远一脸无奈，语气中有感慨：“人多人强，难怪各地豪霸风起云涌，处处有山头。兄弟，看出这些人的来路吗？”

“你比我多闯几年江湖，你看不出，我更是糊涂，所认识的牛鬼蛇神没有几个。”王若愚策马重回官道：“走吧！反正这些人，与咱们无关，也没造成损失，算是十分幸运了，还有什么好埋怨的？”

“不是埋怨，而是心中害怕，兄弟。”妙刀许远策马跟上：“我总有点……有点心惊肉跳的感觉，似乎有冲了太岁撞了邪的预兆。他妈的！是不是真的是祸躲不过？”

“乌鸦嘴！老哥，别胡思乱想好不好？”

远出两三里，王若愚突然勒住了坐骑，抬头举目向前面眺望，剑眉深锁，神色冷肃。

他身材修长，猿臂鸢肩，剑眉虎目，体形并不特别魁梧雄壮，但一看便知是矫捷勇悍型的年轻人，二十三四岁年纪，正是身心皆已成熟，极具危险性的人物。

他的目光，在前面的两侧山坡杂林茂草间搜索，眼神极为锐利，甚至近乎冷森。

“你看什么？”妙刀转首问，也勒住了坐骑：“发现什么可

疑事物？”

“杀伐之气。”他一字一吐：“凶兆。”

“喝！你成了望气的巫师？呵呵！”妙刀许远大笑：“要不就是神仙。”

“当然我不是神仙，也不会望气。你尽管嘲笑吧！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

“凭什么？”

“刚才我看见一道闪光。”他加以分析：“太阳在我们后面，闪光是反射的阳光。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那是兵刃的反射光芒。”

“你说得像真的一样。”妙刀许远不满意他的解释：“走吧！别再疑神疑鬼了。再不走，今晚将错过宿头。”

不管他有何表示，妙刀策马急驰。

天色不早，得赶到碛石驿投宿，天一黑，不但盗贼大肆活动，虎豹豺狼也四处猎食，危险得很。事实上目下官道东西，已经不见有旅客往来了。

他不得不跟上，心中甚感不安。

绕过一处山嘴，路侧的松林掠出四个劲装骑士，两端一堵，四支剑映日生光。

“你们来了？下马。”迎面堵住去路的一名骑士，声如洪钟震耳欲聋。

妙刀的手，本能地抓住了刀把。

“你一动，死！”另一名骑士沉叱。

王若愚先扳鞍下马，神色反而轻松了。

“老哥，他们左手暗藏的暗器，必定一发致命，他无意吓